

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

精華解析

## 宦者傳

——《新五代史》卷三十八

【毛澤東評點批注和講話】

「色而已」嗎？

——毛澤東讀歐陽修《新五代史·宦者傳》的批語（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二七一頁）

【解析】

歐陽修在《新五代史》卷三十八《宦者傳》中感嘆：「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于女禍。」他認為，女人的禍害只是「色」而已，而宦者的禍害則就多了。

縱觀唐末以至五代的歷史，由于宦者作亂而招致國破君亡的例子比比皆是。

北宋大文學家司馬光就曾詳述唐代宦官之禍說：「……東漢之衰，宦官最為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兵蛇虺，若唐世也」。

這一段評議，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指出宦官握兵與否，是兩代宦官專政的區別，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宦者亂國的危害之大。宦官是附着在封建專制皇權上的毒瘤，宦官干政是封建朝廷內部皇權與重臣矛盾激化的產物，又是封建宮廷政治腐朽的產物。

五代后唐莊宗時，猜忌功臣宿將，荒淫驕奢，宦官、伶人遂得到寵任。后唐莊宗之父李克用起家，就是倚仗宦官楊復光舉薦，楊復光死，李克用又與楊復恭勾結，內外相應，狼狽為奸。朱溫誅滅宦官，河東就成了宦官最大的避難所。

后唐建都洛陽后，更對宦官採取優待政策，還任宦官作監軍，本是有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但任用這些閹官，非但起不了任何積極作用，反而使藩鎮增加了對朝廷的離心力。諸鎮主帥握有重兵，朝廷奈他不何，何況監軍？莊宗一朝歷時不及四年，宦官也來不及成氣候，但是，他們的侵蝕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此外，后唐莊宗的又一「杰作」是寵任伶人。他幼好音樂，喜愛伶人，使用這批毫無政治知識、唯利是圖的伶人干預政事，偵測臣下，「小人得志滿天飛」，他們擅作威福，陷害賢能，搜刮民財，窮奢極欲，為所欲為，而貪官污吏又倚他們為奧援，放膽殃害百姓，自然會造成上下離心、民怨沸騰的后果。

對於宦官專政亂國的史訓，作為博覽史書的毛澤東而言當然明了，但他對歐陽修對女禍的評價有不同的意見，他在歐陽修「女，色而已」的評價天頭批注道：「「色而已」嗎？」表明了他認為女禍如果誤國并不比宦官亂國造成的危害小，并且也不應該把誤國的責任歸于女人。

因貪圖女色荒淫誤國的史例也很多。

公元前十六世紀，夏朝的第十七代君王夏桀繼位后，依恃武力，四處征伐，以軍事力量壓

服諸侯。在發兵討伐有施氏時，有施氏被迫屈服，并進獻美女妹喜。桀對她十分寵愛，特地為她大興土木，修瑤臺建瓊室，為博妹喜一笑不惜撕壞無數整匹的錦帛，并且荒淫嬉戲不理國事，桀倒行逆施的暴行終於導致了國勢衰敗，民心背離，并且最后被商所滅，餓死荒山。

在此之后，商紂王興師討伐有蘇氏，掠得美女姐己，紂被姐己傾國傾城的美色所征服，寵冠后宫，荒淫暴虐日甚一日，最終也落得個國敗身亡的可耻下場。

周幽王寵愛褒姒，為博褒姒一笑，竟不計后果，用報警的烽火臺戲弄諸侯，最終被犬戎兵殺死在驪山。

這些亡國之君都因為貪戀女色、嬖寵美人而荒淫敗政，國破身亡。千百年來，不斷有人提出『女人是禍水』的說法，認為美女以色列迷人、惑亂君主，導致了君主荒廢政務，嬉戲成性，奢靡放縱，殘酷暴虐，女色為萬惡之源、萬惡淫為首。歐陽修也感嘆『女，色而已。』

但是，毛澤東作為一位博覽群書的杰出政治家，他讀史的視角和方法和一般歷史學家們不同，作為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是帶着其固有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去審視歷史的。他的觀點不囿于前人已有的結論，而注意在大量史料中去蕪存精，分析研究，從而得出獨到的精辟的見解。這是毛澤東讀史的特色。

他針對歐陽修的評價在天頭批注中反問道：「（女）「色而已」嗎？」

這批注也表明毛澤東反對千百年來把亡國亡身的責任歸結到婦女身上，并以此為例，向世人敲響警鐘，就此對替手掌殺伐、獨斷朝綱的最高統治者開脫的定論提出異議。

當然，把一切罪過歸于女人一身，這是極不公道的。歷來階級社會的統治者總是把婦女占

為己有，視為玩物，婦女的命運是不能自主的，極為悲慘的。被統治者強迫征召的美女，一人深宮便進苦海，失去自由，難道國家大事是由地位卑下的婦女作主嗎？

五代末年，花蕊夫人曾作詩為婦女鳴不平，她寫道：『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后蜀孟昶有精兵十四萬，而宋軍僅有三萬，孟昶却降宋亡國。花蕊夫人對世人委罪婦女的謬論提出了有力的抗議。

明代張燧曾論《吳亡不系西施》，雲：『昔人謁聲色迷人，以為破國亡家，無不由此。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雲無害霸。蜀國無傾城之美人，劉禪竟為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

# 【原文】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于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聞，為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為河東監軍。其后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

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余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

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

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家國之仇。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于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歐寶踣，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

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仇，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凶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

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后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嘆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政之養子。昭宗時，爲範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溪以免。其后，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軍。

莊宗即位，與郭崇韜并爲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

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指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余人，皆獲免。

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于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于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于后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杰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于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后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于帷闥，則向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余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爲。其爲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于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于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 【譯文】

唉！自古以來，宦官、女色爲害太深了。明智的人在禍亂還沒有顯現的時候，就已經害怕了，昏愚的人在發生時還不知覺，及至于因禍亂亡國已悔之晚矣。盡管這樣，還是不可不引以爲戒，因此作宦者傳。

張承業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的宦官。本姓康，年少時被閹割，為內常侍張泰的養子。晉王在攻打王行瑜時，張承業多次來往于戰火中，晉王喜歡他的為人。到昭宗被李茂貞逼迫，準備逃往太原時，先派承業出使晉國以言其意，于是讓他作河東監軍。後來崔胤殺宦官，凡是在宮廷外的宦官都被殺害，晉王憐憫承業，不忍心殺害他，把他藏在斛律寺。昭宗死后，才讓承業出來，仍作河東監軍。

晉王生病將死時，把莊宗叫到跟前對承業說：「我就把亞子托付給你們了。」莊宗把承業當作兄長對待，年節時拜望自己的母親，很親近和尊重于他。莊宗在魏時，與梁在內河之上打了十多年仗，軍國大事都托委給承業。承業也盡心盡力，不敢懈怠。積累財富、收兵買馬、勸農業，成就莊公事業的這些事情，承業的功勞最多。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以及各位在晉陽的公子承業都依法行事，權貴們都因害怕承業而有所收斂。

莊宗年節時從魏歸來看望家屬親戚，需要錢賭博或索賜伶人，而承業掌管金庫，不肯拿錢給他。莊宗在庫中開酒宴，酒喝得暢快時，讓他的兒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完后，承業拿出玉帶、馬匹等贈給繼岌。莊宗指着錢堆，喊着繼岌的小名對承業說：「和哥（小名）缺錢，可給他一堆錢，為什麼用玉帶馬匹呢？」承業跪着說：「國家的錢，不是我等可以私用的。」莊宗用言語侮辱他，承業生氣地說道：「我，只不過是一個老太監，並不是為我的子孫着想，而是為了幫助你成霸業。如果想用這些錢，何必問我呢？財盡兵散，也不是我一人受其禍害。」莊

宗回頭對元行欽說：「拿劍來。」承業站起來，拉着莊宗的衣服，哭着說：「臣受先王托付之命，發誓雪家國之仇，今日為王惜財物而死，死也不愧于先王了。」閻寶從旁邊把承業的手掰開讓承業走開，承業揮拳向閻寶打去，罵道：「閻寶，朱溫之賊，蒙晉王厚恩，你不但沒有一句忠心的話，反而諂諛自保。」太后聽說這事后，派人召莊宗，莊宗生性孝敬，聽太后喚已，很害怕，于是倒了兩杯酒對承業說：「我因飲酒失誤，使太后生氣，願你也喝了這兩杯，與我分過。」承業不肯。莊宗入內，太后讓人對承業說：「小兒冒犯了你，我已打了他。」第二天太后和莊宗一同到承業府上慰勞他。

盧質好酒傲慢，莊宗和其他公子都受到他的輕視。莊宗很嫉恨他。承業找機會向莊宗請示：「盧質嗜酒無禮，臣請求為王殺了他。」莊宗說：「吾正要招賢納才以成就大業，你的話怎么這樣過份呢？」承業站起來說道：「王能够象這樣，平定天下就沒有問題了。」盧質因此獲免。

天祐十八年，莊宗已告訴各位將領，準備自稱皇帝，承業正卧病在床，聽說后，從太原讓人用小轎抬到魏，對莊宗說：「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之十年，本應該雪家國之仇，復興唐的江山社稷。今元凶還沒有消滅就以皇帝自居，這不是大王父子的初心，并且也讓天下人失望。不可。」莊宗解釋道：「這是諸位將領的願望。」承業說：「不對，梁是唐、晉的仇敵，也是天下人的敵人。今王如果能為天下除去這一大惡，復各位祖先的深仇，然后求唐的后代而立他為皇帝，不過即使唐的子孫在，又有誰敢接受呢？如果唐沒有子孫，天下之士誰可以與你爭位呢？臣是唐家的一個老奴，確實希望看到你成就大事，那時退休到鄉下，讓百官送我出京，路人都

能說：「這就是本朝的敕使，先王時的監軍」，豈不是主臣都榮耀的事嗎？」莊宗不聽，承業知道莊宗不聽勸諫，于是仰天大哭：「我王自取其禍啊。」又讓人抬回太原，絕食而死，年七十七歲。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稱「正憲」。

### 张居翰传

張居翰，字德卿，是過去唐掖廷令張從玫的養子。昭宗時，任範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關系好。天復年間，大量殺宦官，仁恭把居翰藏在大安山北面的山谷里才得以幸免。其后，梁兵攻打仁恭，仁宗派居翰跟隨晉王攻梁的潞州，以牽制梁兵。晉王攻下潞州后，讓居翰為昭義監軍。

莊宗即位后，居翰與郭崇韜并為樞密使。莊宗滅梁后對宦官驕縱，宦官得以掌握要職，郭崇韜又專斷獨行，居翰默默無聲，苟且偷生而已。

魏王攻破蜀國時，王衍（蜀王）到京都朝見，走到秦川時，明宗在魏發動兵變，莊宗東征，擔心王衍有變化，派人飛馬持詔，讓魏王殺了他。詔書已蓋印，居翰取出來看，詔書上說：「殺掉王衍一行人。」居翰認為殺降是不吉祥的事，就把詔書貼在廊柱把「一行人」揩去，改為「一家」。當時蜀國與王衍一起來降的人有一千多人，都得以幸免。

莊宗遇弒后，居翰在至德宮求見明宗，請求回歸故里。天成三年，死于長安，年七十一歲。

五代時，文章淺陋，而修史官的職務又在戰亂中廢棄了。而傳記小說又大多失于傳聞，因此他們的事迹很不完全，且多有謬訛。至于英豪之士奮起，戰爭的勝敗，國家興亡之際，難道就沒有謀臣的韜略、辯士的議論？但現存文字沒有發現他們，就使他們默然失傳于后世。獨有張承業的事迹，讓人注目，至今老人們還能談出來。他們議論可以說是很杰出的了，并不象一個太監談的話。

自古以來，宦官為害國家，其源流比女色還深遠。女人，美色而已；宦者的為害，不僅僅是一方面。因為他們做事大多在人主身邊而符合其習慣，他們用心專一而又殘忍，能够用小的好行使人滿意，小的信用讓人不懷疑，使主人必然親信他。等他取得信任后，就可以用禍福相脅迫從而掌握他了。即使有忠誠之士在朝，人主也以為離自己距離太遠，不如起居之間前后左右的人那樣可以依靠。所以身邊的人越是親近，則忠義之臣則越疏遠，主人的勢力就越孤單。越是孤單，則害怕之心越切，掌握者的地位越牢固。

于是人主的安危就依靠親信們的喜怒，人主的禍患就隱藏在宮帷之中。過去認為是可以依靠的，今天正是可以作亂的。

唉！人常處安樂之中，自己又非聖賢，不可能長時間的不驕奢懈怠。宦官、女色之害非一日而成，一定等人驕奢懈怠后才慢慢浸入。明宗不是昏庸的君王尚且如此，大概是其在君位的時間很長的緣故。其他的皇帝多是由軍隊中崛起，及他們的子孫繼承皇位，也是世數短暫而持續不長久，因此宦官沒有機會施展手脚。那些為害很大的，也是可以看到的。獨有張承業這人，偉大而可敬，而張居翰更是以一字救下了上千人的性命。君子對於旁人，如果對人有好

處，是會有所為的。我認為這二人還是有可取之處的，採納其好的地方而警覺其不好的地方，所謂「愛而知其壞處，恨而知其好處」啊。

所以一并敘述其好壞的原委，把它寫成文章。

## 華溫琪傳

《新五代史》卷四十七

### 【原文】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爲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爲供奉官都知。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后歲余，聞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爲兵，乃往依之。

后事梁，爲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爲絳、棣二州刺史。棣州苦河水爲患，溫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逾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溫琪善守，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爲節度使。坐掠部民妻，爲其夫所訟，罷爲金吾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以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溫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遷耀州觀察留后。

莊宗滅梁，見溫琪，曰：『此爲梁守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爲順義軍，拜溫琪節度使，徙鎮雄武。明宗時來朝，願留闕下，以爲左驍衛上將軍。逾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員闕。它日，明宗語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溫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爲鎮

國軍節度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

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譯文】

華溫琪，字德潤，河南宋州下邑地方人。他家世代本是務農的。華溫琪身高七尺。年輕的時候，他曾跟從黃巢做盜賊，黃巢攻陷長安后，任命他為供奉官都知。黃巢失敗后，華溫琪逃往滑州，想到自己狀貌魁偉，害怕不能被容納，于是跳到白馬河里要自殺，在河里漂流了幾十里，沒有死去，最終被河上的人救出來了。他又到桑林里去上吊，可桑樹枝總是被折斷。于是到了胙縣，有一個耕田的老人見到他后說：「你長得相貌堂堂，不是一般人啊！」于是就把他藏在自己家里。過了一年多，聽說濮州刺史朱裕召募士兵，于是就去依附了他。

後來他侍奉了后梁，做了開道指揮使，積累戰功做上了絳州、棣州二州的刺史。棣州百姓苦于黃河水泛濫成災，華溫琪把他們遷到了新州以逃避災害，百姓得到了這麼做的好處。他曾歷官齊州、晉州二州。后唐莊宗李存勗攻打晉州的時候，一個多月都沒有攻破。后梁末帝朱友貞嘉獎華溫琪善于守御，把晉州升級為定昌軍，任命華溫琪為節度使。因為犯了掠奪部民妻子的罪，被她們的丈夫告下了，被罷為金吾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在河中反叛，歸附了晉，梁末帝任命華溫琪為汝州防禦使、河中行營排陣使。又被遷升為耀州觀察留后。

后唐莊宗滅掉后梁后，見到了華溫琪說：「這就是給梁守御平陽的那個人！」為嘉獎他，于是把耀州升級為順義軍，任命華溫琪為節度使，后又遷往雄武做節度使。后唐明宗李嗣源時

時來朝，希望留在京師里，做一個左驍衛上將軍。過了一年，明宗對樞密使安重誨說：「華溫琪是我的老朋友，應該給他一個重要職務。」安重誨心意里不想給他，就以沒有缺員來回答明宗。有一天，明宗說話時又提到了這件事，安重誨說：「可以讓華溫琪來代替的只有一個樞密使了。」明宗說：「這樣也可以。」安重誨不能回答了。華溫琪聽說后很害怕，幾個月里假裝有病不出來。不久任命他為鎮國軍節度使。廢帝的時候，他以太子太保的身份退休。

后晉高祖天福元年（九三六年），華溫琪去世，被追贈為太子太傅。

張廷蘊傳

——《新五代史》卷四十七

【毛澤東評點批注和講話】

張桓侯之流。

——毛澤東讀歐陽修《新五代史·張廷蘊傳》的批語（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二七二頁）

【解析】

張廷蘊是后唐的一員武將，驍勇善戰，曾跟隨莊宗征伐四方，屢建戰功，莊宗很賞識他。他為人耿直不諂媚，有一次，莊宗在魏博巡視，帶劉皇后隨行，劉氏縱使她的下屬做不法的勾當，沒有人敢于制止，只有張廷蘊敢于不計個人得失，把劉皇后的下人收監處斬。

在戰鬥中，張廷蘊也不計榮辱，身先士卒，在攻打潞州的戰役中，張廷蘊率領先鋒部隊奮死攻城，首戰告捷，而后到的明宗却因此懷恨在心。

張廷蘊雖是個大字不識幾個的粗人，而平生最敬重文人學士。他曾經追隨明宗李嗣源攻下